

工农兵演唱

T 219

音

如
聲

PDG

4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目 录

盐工鞋（独幕话剧）

.....东兴族自治县企沙盐场工人创作组（1）

山区新貌赞（表演唱）

.....都安瑶族自治县文艺宣传队创作组（15）

放牛娃智擒匪兵（桂林弹词）

.....征 鹏 丁 川（19）

壮族儿女向着北京把歌唱（女声独唱）

.....韦其麟词 梅 滨曲（25）

巧 遇（彩调剧）

.....恭城县加会公社业余创作组
恭 城 县 文 艺 创 作 组（29）

盐

工

鞋

(独幕话剧)

东兴族自治县金沙盐场工人创作组

人物：

钟老雄——老盐工，作业组长，男，五十岁，共产党员。

保管员——女，三十来岁。

卢海华——新工人，女，十八岁。

钟永新——青年工人，男，二十岁，钟老雄的儿子。

(一个冬天的中午。

(某盐场工区保管室门前。屋旁设有桌、椅和“废品箱”。远处是盐田景色。

(幕启：幕启传来欢腾的音乐声、锣鼓声、口号声……)

(保管员伏在门前的桌上赶写标语。

(钟老雄脚穿鞋行累累的盐工鞋急上。

钟老雄 (兴奋地) 保管员，新同志已经到场部了！标语写好了吗？

保管员 (埋头写着) 就好了！……(写完最后一笔) 老雄师傅，你看！

钟老雄 (念标语) “热烈欢迎新战友，到我场参加夺盐大战！”……好哇！听说又要分一个高中生到咱们作业组哩。

保管员 这回，你这个组长又该多了一个徒弟了。

钟老雄 （热情地）是呀，我还给新来的同志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哩。

保管员 “见面礼”？

钟老雄 （从身边取出一块有三个眼的旧木板）呐，就是这个。

保管员 （笑）这算什么“见面礼”呀？！

钟老雄 （认真地）这呀，是我们盐工解放前穿过的三耳木屐，我刚才在新挖的卤缸旁拾到的。

保管员 （珍重地细看木屐）哦！这可是很好的活教材呀。

钟老雄 对！应该让年轻人跨进盐场的大门，就接过艰苦奋斗的传统呵。……好，我该到场部接新同志去了！你快把标语贴上。（下）

（保管员往墙上贴标语。）

（钟永新赤着脚推小车急上，脚颈缠着绷带，车上放着一双破了口的长筒胶鞋。）

钟永新 保管员同志！

保管员 （回头）哎，永新！有什么事儿？

钟永新 （提起破鞋）罗，换双鞋。

保管员 （接鞋细看）哟！半新半旧的一双鞋，怎么弄破了？

钟永新 （解释地）嘿嘿，是这么回事儿，上午突击挖卤缸，我担得太重，冲得太猛，摔了一跤，叫蚝壳给割破了。

保管员 噢！这双鞋补一补，还能穿嘛。

钟永新 （不在乎地）补？唉！仓库里又不是没有新的。一双胶鞋值几个钱？咱多收它两耙盐不就有了。

保管员 （驳斥地）永新，话可不能这么说呵！你看你爹，那双鞋补了十几个补钉还舍不得换。这些年来，他一点一滴，为国家节省了多少开支呵。

钟永新 (不耐烦地)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眼下正是生产旺季;加上今天又要欢迎新同志,穿得破破烂烂,影响多不好哇!……

保管员 影响不好?永新同志,如果我们忘记了艰苦奋斗,那影响才真的不好哩。

钟永新 (傲慢地)什么?我忘记了艰苦奋斗?保管员同志!(指脚)今天我负了伤,还坚持战斗,这难道还不算艰苦奋斗?鞋换不换,由你决定好了,我是来领鞋的,可不是来领“大帽子”的。(坐下)

保管员 换鞋的事我不能决定。要换,等我先找你们组长商量一下再说。(下)

钟永新 (着急地站起)喂!保管员同志!(旁白)唉!这回麻烦了,我爹这个组长,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搞不好,还得挨噜一顿。

(远处传来锣鼓声、口号声……)

钟永新 (脱下鞋)对,欢迎新同志要紧。我先回去把我爹那双新胶鞋穿上再说。(欲下,又拾起破鞋)哎,可不能浪费,废物还可以利用嘛。(将鞋放入“废品箱”)再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推车急下)

(钟老雄手拿一把废铁锹上。)

钟老雄 (对观众)新同志到了,我得快给他们准备工具和劳保用品去。(对内)保管员!(不见回答,将废铁锹放进“废品箱”内,发现那双破鞋)咦!还蛮好的一双鞋,只划破了个口子,怎么就当废品丢掉了?(拿鞋细看)哦!是永新那双。(警觉地)这小子,最近受点表扬,尾巴有些翘起来了。

(保管员上。

保管员 呵！老雄师傅，我正想找你哩。

钟老雄 保管员，这双鞋是谁丢的？

保管员 (辨认)可能是永新丢的。刚才他来要求换鞋，我叫他补一补，他不听，还说“穿破鞋欢迎新同志影响不好”哩！

钟老雄 (恼火地)影响不好？这象什么话！保管员同志，这小子，你可千万不能迁就他呵。这种大手大脚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人的革命意志就会象盐淋了雨一样——很快就化掉了。

保管员 对，永新最近是有些变化。

钟老雄 (拿起破鞋)这样，我先把鞋拿回去补好，回头再找他好好算账。(掏出一张纸条)这是我们组新同志卢海华需领物资的清单，请你马上给准备一下。

保管员 (接纸条)嗨！老雄师傅，你抓得真紧呀。

钟老雄 (笑)哈！你不了解这些新同志的心情，刚放下背包儿，就吵着要参加夺盐大战。告诉你，分到我们小组那个丫头，还是我在工宣队时介绍加入共青团的哩。

保管员 这么说，你那份“见面礼”就更有意义了。

钟老雄 是呀！等会儿发新鞋，我就得让她先看看咱们盐工过去穿的是什么鞋。

保管员 对，老雄师傅，你想得真周到。(看纸条)呵！这上面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还有工作鞋，也许忘写上啦。

钟老雄 不，我没忘。能给国家节约一点是一点嘛，昨天你叫永新替我领回的那双新鞋，我正打算送回来哩，现在就拿来发给新同志好了。

保管员 老雄师傅！那双鞋，还是你留着穿吧。（指钟老雄的鞋）看你这双，补了又补，都成“双料”的了。

钟老雄 （爽朗地笑着）哈哈！怎么？我这双不是挺好吗！？鞋上补个疤，心中开朵花，我们老工人不但要带领新工人增产，更要带领他们为革命节约呀。你就放心吧，穿补疤鞋保证掉不了队。（拍腿）看！……（钟老雄自豪地唱着：“工人阶级硬骨头，跟着毛主席，我们向前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抖擞地正步下）

保管员 （手拿纸条，激动地望着钟老雄的背影）咱们老雄师傅，真是“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呵。（入保管室）
（卢海华哼唱着《毕业歌》英姿飒爽地上。）

卢海华 （擦汗，欣赏盐田景色）看！大海蓝天，风车飞转；千亩盐田，万座银山。（回头见标语）呵！“热烈欢迎新战友，到我场参加夺盐大战！”……
〔幕后传来钟永新的喊声：“海——华！”〕
（钟永新穿着新胶鞋快步上。）

卢海华 （意外地）呵！永新！……

钟永新 （握手）海华！欢迎你呀。真想不到，你会分到我们小组来了。

卢海华 （握手）是呀，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钟永新 （热情地）你还记得吗？我高中毕业那年，你初中刚毕业，（用手比）才这么高。

卢海华 （笑）以后还得请你多帮助哩。我刚一下车，就听见广播在表扬你，说你割破了鞋，碰伤了脚，还坚持参加战斗。我得向你学习呀！

钟永新 （得意地）这算什么！脚破了包扎上，鞋破了换一双。

这不，(跺脚)我又换上了一双新鞋，上海造的；下午又可以冲锋陷阵了。

卢海华 好！下午我也参加夺盐大战去，快帮我领工具吧。

钟永新 工具？这好办，最关键的是这个！(抬腿拍鞋)……新开盐田蚝壳又多又利，没有这个，可是寸步难行呵。走，领鞋去。(到保管室门口，向内大喊)保管员！

(保管员从内出。

保管员 呵！永新，是来领鞋吗？

钟永新 是呀，你快给我找一双最好的。

保管员 最好的？永新，不行呀！你爹说了，鞋不能发给你。

钟永新 (按捺着一肚子火)保管员同志！我可不是为自己来的。(亮鞋)我的鞋已经解决了，(指卢海华)我是来替新同志领呵！

卢海华 (上前与保管员握手)同志！我叫卢海华。

保管员 (握手)呵！你就是卢海华同志！(取看纸条)刚才老雄师傅说，你的鞋也不用在这里领了。

钟永新 (着急地)怎么？我不能领，她也不能领？

保管员 (耐心地)是这样，老雄师傅为了给国家节约，准备把自己那双鞋发给新同志。

钟永新 (不解地)哈！这是扯到哪儿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双鞋都补十几个疤了，怎么还好发给人家？

保管员 永新同志，我说的是新鞋，就是你昨天帮他领回去那双新鞋。

钟永新 (一怔)什么？哪双新鞋？……(不安地看着脚上的新鞋，旁白)糟了，要是我爹来找这双鞋，问题就复杂了。(苦思片刻)对，得争取主动，先拿回那双破鞋，暂时把新鞋换下来再说。(急往“废品箱”内乱翻)咦！怎么

一转眼就不见了？（拿起废铁锹又丢下）

保管员 什么东西不见了？

钟永新 我刚才丢在这里的……呵！没……没什么！

卢海华 （上前看“废品箱”）哟！你捡了这么多废铁，还不想让人家知道，我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习。

钟永新 （啼笑皆非地）海华同志，你……你算了吧！我……

保管员 （恍然）你是在找那双破鞋吧？

钟永新 对对对！你知道？在哪儿？

保管员 刚才你爹拿去了。

钟永新 （一惊）他拿去了？（把保管员拉到一边）保管员同志，不瞒你说，我爹想发给海华那双新鞋，我已经穿上了，（指脚）就是这双呀！

保管员 （大声地）就是这双？那你脱下来给她不就得了。

钟永新 （哀求地）咳！请你小声一点好不好？！要考虑影响呀！你还是发扬一下风格，先把你那双借给海华去出工吧。

保管员 （若有所思地）给海华？（旁白）对！把我的给她，新鞋应该留给老雄师傅。（转对钟永新）这可以。等一等，我就去拿。（急下）

钟永新 （不放心地）喂！……这事可不要告诉我爹呀！

〔幕后，保管员的声音：“你就放心好了！”〕

卢海华 （诧异地）永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钟永新 （支吾地）没……没什么！

卢海华 没什么？为什么怕让你爹知道？

钟永新 你不知道，我爹可厉害了！

卢海华 （打趣地）这么老大个子，还怕挨打吗？

钟永新 哎，他不但是我爹，还是咱们的作业组长哩。

卢海华 (惊喜地)作业组长?老雄师傅?呵!你爹就是老雄师傅?

钟永新 对,你认识他?

卢海华 怎么不认识,去年他还当过咱们学校的工宣队长,我入团就是他介绍的哩。他可好了,同学们都很喜欢他。(记忆犹新地)有一次,有个同学丢了一团饭在水沟里,他一颗一颗地拾起来,捧在手上,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挨饿受冻,抓地主的猪销吃,被地主婆打断手指的悲惨故事。他呀,对我们教育可大了。(钟老雄推小车上。车上放着已补好的胶鞋。

钟老雄 呵!闹半天,你们都在这儿哪!

卢海华 老雄师傅!

钟永新 爹!(连忙退缩桌子后)

钟老雄 海华!快到出工时间了,我来帮你领东西呐!

卢海华 (发现车上的鞋)呵!这双鞋是发给我的吗?

钟老雄 不,这是永新的。

(钟永新见鞋欲上前察看……)

钟老雄 (继续对卢海华)准备发给你那双新鞋,一转眼不知叫谁拿走了,我正在找哩。

(钟永新刚迈两步,闻声忙退缩到桌后;一不小心,撞倒了椅子。

(钟老雄猛一回头,发现了钟永新脚上的新鞋。

钟老雄 (窝火地旁白)噢!你们看,那双新鞋,好象给这小子穿上了。好哇!让我弄个究竟,今天该叫他触及触及灵魂了。

(钟老雄故意去扶起钟永新撞倒的椅子,趁机观察钟永新的鞋。

〔钟永新胆怯地绕到桌子另一端。

〔父子二人，一进一退，围着桌子推起磨来。

卢海华 (莫名其妙地旁白)你们看，他们父子俩，到底是怎么了？

钟老雄 (严肃地)永新，你的脚是怎么啦？

卢海华 他的脚，听说碰伤了。

钟永新 (搪塞地)爹！没什么，刚上过药了。

钟老雄 (走近)让我看看！

钟永新 (后退)不！已经包扎好了。

卢海华 (插嘴)对，他说已经包上了。

钟老雄 肿了吗？

钟永新 不！不肿。

卢海华 (插问)很痛吗？

钟永新 不不不！不痛，一点儿也不痛。

钟老雄 (肃然站定)好！你的脚既不肿，又不痛；那，为什么站不正，立不直，躲躲闪闪，总是靠着这张桌子干什么？

钟永新 (心虚地)爹！这……这……

钟老雄 (严厉地)这这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给我站到明处来。

钟永新 (为难地)爹！

钟老雄 (命令地)快站出来！

〔钟永新站出一小步。

钟老雄 (威严地)再给我站出来一点。

〔钟永新又站出两步。钟老雄一目了然。

钟老雄 (克制地坐下，胡乱地装着烟斗)嗨！好小子！又一双新鞋。(对卢海华)看！好精神哪！

卢海华 (认真地打量着钟永新)是呀！真够精神了。(钟永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卢海华上去扶住他)永新！怎么啦？

老雄师傅！他好象有点病，不大精神。

钟老雄 (抽着烟)对！我看他是有点儿毛病，表面上看起来挺精神，骨子里却缺乏咱们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钟永新 (羞愧地)爹！……我……

钟老雄 (拿起那双补好的鞋)你……你说，你整天尽胡思乱想些什么？怎么能忍心把这样好好一双鞋给扔掉了呵？

钟永新 (辩解地)这……我也是为了生产呵！

钟老雄 (尖锐地)为了生产？不！为了生产，就应该千方百计地为国家创造财富，节约财富。你这是为了贪安逸，图享受；为了摆阔气，讲排场，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手大脚的资产阶级败家仔作风。

卢海华 (看鞋)是呀！永新，这样好的鞋，丢了多可惜呵！

钟老雄 (启发地)永新！你好好想一想，今天到底丢掉了什么？

钟永新 我就丢了这双鞋。

钟老雄 还有呢？

钟永新 (想了想)没有了。

钟老雄 不，你还丢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钟永新 (摸摸衣袋，肯定地)没有呀！

钟老雄 (深重地)永新呀，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你把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丢掉了。

钟永新 (受不了地)爹！您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喽！

钟老雄 (深刻地)不！螃蟹洞虽小，却会使海水冲崩千里海堤，淹没万亩盐田。丢鞋这事虽小，但这种挥霍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象盐田里的硝皮一样，不洗不扫，就会妨碍盐的结晶；即使出了盐，也是废品。

钟永新 (不服地)我是废品？爹，我在场里的表现你应该知道！

钟老雄 (语重心长地)不错，你的表现我知道。你挑得重，冲得猛，广播里还表扬过你。是吗？……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呵！冲一阵子，干一下子，并不等于你真正有了路线觉悟；有点儿进步，受点儿表扬，并不等于你和传统的观念已经彻底决裂。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卢海华 (感触地)永新！这些话对我们太重要了。

钟老雄 (婉转地)永新！鞋，我已经补好了，思想上的漏洞，你自己可要认真检查呀！

钟永新 (勉强地拿过鞋)好吧！这双鞋，我继续穿好了。(欲坐下穿鞋)

钟老雄 (诱导地)不！先别忙穿，你仔细看看，那鞋里还有什么？

钟永新 (从鞋筒里取出那只三耳木屐)这，不是我上午挖卤缸时挖出来的那块烂木板吗？！

钟老雄 什么？烂木板？怪不得你把它随随便便地丢掉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烂木板”呵！

钟永新 那，这是什么？

卢海华 (看木屐)老雄师傅！我看好象是一只木屐。

钟老雄 (深沉地)对！这是一只木屐，这是一只三耳木屐，这是一只浸透了我们盐工血泪的“血——泪——屐”呵！

钟永新 (触动地)血泪屐？！

钟老雄 (不平静地慢慢坐下)是呀！解放前，我们盐工穿的鞋，就是这个样呵！看见它，我就想起我们老一辈盐工

走过的辛酸道路！永新，你过来！

〔钟永新心情沉重地来到父亲身边。〕

钟老雄 （带感情地）你呀！……还记得你爷爷是怎么死的吗？

钟永新 记得，你讲过，不是在盐田给资本家打死的吗？

钟老雄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是呀！这些事，该经常讲嘅！他死的时候，穿的就是这种木屐呵！

〔悲愤深情的音乐起。〕

〔钟永新和卢海华默默地依在钟老雄膝下。〕

〔保管员捧着一只装鞋的纸盒出，轻轻地放在桌上，在一旁倾听着钟老雄的感人的叙述。〕

钟老雄 （朗诵般地）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寒冬腊月，我跟你爷爷去盐田给资本家打工；北风把赤脚吹裂了血口，盐水腌得伤口比钻心还痛，你爷爷偷偷做了两双这样的木屐，谁知狗腿子说我们穿木屐是故意“磨洋工”！鞭抽，棍打，你爷爷死也不肯脱下木屐，资本家就开了枪把他打跌在卤缸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呵，爷爷的木屐浮在水面，那满缸的苦水被鲜血染得通红！……

卢海华 （失声恸哭）老雄师傅！

钟永新 （热泪夺眶而出）爹！我……我错了，您狠狠地批评我吧！

钟老雄 （深情地）把眼泪擦干净吧，你们今天是浸在糖缸里，我们过去是泡在卤水中。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安排了多么幸福的生活！把两个社会的盐工鞋比一比，想一想，我们身在福中应知福呵！

卢海华 （夺过补好的鞋）老雄师傅，这双旧鞋，就给我吧！

钟永新 （夺回鞋）不！这双旧鞋是我的，应该我来穿。（指脚上）

这双新鞋，才是你的。

保管员 (捧鞋过去)海华同志，还是把我这双拿去吧！那双新鞋，是老雄师傅的。

卢海华 (拽住旧鞋不放)老雄师傅，还是把旧鞋给我吧！

钟老雄 (公正地)好了好了！别抢了！永新自己丢掉的东西，还是让他自己拿回去吧。

(钟永新激动地脱下新鞋，穿上旧鞋。

保管员 (捧起衣物)海华同志！这是你的工作服，这是你的工作帽。

卢海华 (穿衣，戴帽)哈呀，正好，不长不短，不大不小。

钟永新 (捧来新鞋)这是你的工作鞋。

钟老雄 (热情地)海华！你就穿上吧，当好新的一代盐工，穿上工人的服装，更要接过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走什么路，并不决定于穿什么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呵！

卢海华 (穿上鞋，充满信心地)老雄师傅，放心吧！我们穿上新鞋，决不走老路。

钟永新 (悔悟地)爹！我们穿上今天的盐工鞋，决不忘记过去的“血泪履”。

钟老雄 (满意地)对罗，这才象咱们工人的后代呀！

保管员 老雄师傅！（指木屐）你今天给新同志准备的这份“见面礼”真是“礼轻情意重”，对我们大家都是一次教育呵！

钟老雄 (郑重地捧起木屐)保管员同志！你就把这只“血泪履”，挂在保管室里吧！让每个同志在领新衣、新鞋的时候都想一想过去；时刻不要忘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在帝、修、反的统治下，过着饥寒

交迫的生活。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革命，让我们艰苦创业学大庆，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吧！

〔高昂的音乐起。钟老雄将“血泪殷”捧交保管员。

〔远处传来宏亮的出工钟声。

钟老雄 （扶起小车）走！参加夺盐大战去！我们要一辈子艰苦奋斗干革命，九蒸十晒炼红心。

众 人 （造型）对！艰苦奋斗干革命，九蒸十晒炼红心！

——幕急落